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八十四種

日人之中日經濟提攜論



日本評論社通信部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八十四種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日
人
之
中
日
經
濟
提
攜
論

江
昌
緒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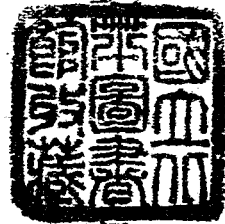
目

次

一、緒言·····	(1)
二、日本當局的言論·····	(4)
三、積極提攜論·····	(12)
四、時機尙早論·····	(29)
五、所謂提攜的前提與條件·····	(52)

日人之中日經濟提攜論

一、緒言



江昌緒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與鈴木中將等，於一月杪入京謁見蔣委員長，說明廣田外相在議會演詞之真義與日本對華之真實態度後，中日關係好轉之傾向，愈益顯明。二月一日，蔣委員長親自發表談話云：「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中國之演詞，吾人認為頗具誠意，我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越之態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裁制一時衝動之反日行爲，以示信誼。」

同時，日本當局，極積提倡中日經濟提攜，不遺餘力；日外務

省橫竹商務官，乃從上海歸國，攜具體方案，向政府提出關於中日經濟提攜之重要報告，其大綱如下：

(一)爲中日經濟團體之交歡起見，由民間組織中國實業視察團，派往中國考察；(二)對於中國之農業，與以技術的援助，獎勵中國棉花之大量生產，由日本大量購買之；(三)對於貿易採用特殊比例分配制，謀中國商品之入口增加；(四)對於中國產業界之窮困現狀，由特殊銀行於上海設定二億圓程度之信用制度，以謀金融之圓滿，而作應急援救之計策。

日政府即採取此項報告，決定整個對華政策，積極進行中日經濟提攜，其方針大體如左：

(一)中日經濟關係之調整，中國應先決意重建經濟政策。

(二)其具體方法，改革輸入米麥等食糧品之變態的現狀，傾注

全力改良農業技術，由日本積極援助此項工作。

(三) 促勵中國生產大宗農產物，以便日本工業之應用。

(四) 重視中日兩國貿易關係，企圖兩國交換商品之增加，日本由中國增買棉花三千萬元，中國徹底取締排斥日貨運動，除去中日貿易之障害。

(五) 對於中國財界產業界之應急處置，不以借款等形式爲之，卽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信用制度，以期兩國貿易之圓滑。

二月十四日，蔣委員長復對日記者發表長篇重要談話，指出「中日兩國之經濟提攜，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且當有互助互惠之誠意，而不可含有其他之作用。」至是，經濟提攜之具體條件雖未實現，而其機運似已成熟矣。

中日經濟提攜，影響於吾民族之生存匪淺，無論承受拒絕，皆

須精密考慮，固不待言。是案發生以來，兩國專家，各抒己見，或表贊成，或示反對，各有至理。中國部分，已散見國內報章雜誌，而日本部分，至今尙不多覩，爰特抄集日方名流意見之要點，而成是篇，以饗國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之利弊，讀此亦可思過半矣。

此書之得以編成，多賴伊武兄摯情之幫助，特此誌謝焉。

一九三五年殘春識於南京靜研圖書室

一、日本當局的言論

日本高唱中日經濟提攜以來，彼邦當局和一般民衆曾發表許多的意見。廣田外相發表對華外交的演說謂：『從來兩國間多年懸案之各種問題，漸告解決，中國國民亦漸有諒解帝國真意之傾向，此帝國政府所不吝切實承認者』。所以他積極主張中日

親善，更進而提倡中日經濟的合作。至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則更大聲疾呼：「爲着東亞永遠的和平，中日關係不能不從互相理解與信賴出發，過去不自然的關係，現在已到清算的時期了」。他們兩人都是日本政府的要人，都同樣高唱「中日親善」的論調，但口密腹劍，從字裏行間，即能隱約窺見。我們若將東京日日新聞及報知新聞等揭露之日方對華經濟計劃的內容，仔細加以推敲，便可知其用意的叵測：「（一）對華經濟提攜，以援助中國自主的建設爲原則；（二）實行對華經濟，技術，商務及金融的援助，確立全面的東亞經濟集團；（三）由日本供給工業製品，由中國供給原料品，實行巴達制度，增進貿易關係；（四）在上海設定二萬萬元之信用借款，救濟中國金融，由正金，台灣，三井，朝鮮，三菱五銀行共同出資

；(五)整理舊債，由日方債權團提供資金，開辦各項建設事業，實行生利償債辦法；(六)實現經濟提攜之時，日方即將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並實行公使昇格，增高中國之國際地位。這些條款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完全是救濟中國的恐慌，實則乃是日人爲自身解除苦難的計謀。

(1) 廣田外相的對華外交演說

中國政局近來稍呈平靜狀況，政府軍與共產軍之地方的戰鬥之外，不見內亂，現下狀態，不僅爲中國計，卽爲帝國所最願念之東亞平和計，爲甚可喜之現象，然中國政局，有幾多禍根伏在，徵於既往之惡史，殆難否定，卽就共產軍而言，江西福建方面之主

力，依政府軍之討伐，幸已似自該方面一掃而空，但此等共產軍尙維持其勢與貴州四川方面既存之友軍相呼應，而向西方各地移動，在帝國政府，對於中國之共產黨活動及共產軍之跳梁，仍不得不繼續關心者也。又有地方排日風潮，今日尙未十分達於沉靜之域

此帝國政府所甚引爲遺憾者。帝國政府對於東亞諸國之和親，大爲重視，期與此等諸國，共分東亞之和平及秩序之重責。以故中國早日恢復其安定，一方覺醒東亞之大局，至符帝國之真摯期待，是帝國政府衷心希望不已者也。卽在我國鑒於爲其善鄰且爲東亞安定力之地位，亦特爲實現此事，更欲一番努力之方針。然從來兩國間多年懸案之各種問題，漸告解決，中國國民亦漸有諒解帝國真意之傾向，此帝國政府所不吝切實承認者。在我國今後於上記傾向之促進，期無遺憾，一方於中國方面，亦望對此事，更爲一番之協力者也。

(2) 天羽英二論中日關係的調整

(譯自經濟往來一九三五年三月號)

集團經濟爲最近的過渡現象之一。然而集團經濟的出現是有深刻的原因的。簡單的說，集團經濟是目前國民經濟的不振，國際自由通商受着莫大的障礙，爲着打開經濟的僵局而努力的表現；同時也可以說，集團經濟是企圖給安定以新的基礎，在可能範圍內形成更自然的結合。各集團經濟，各有特殊的地理關係，全體未必都係一樣。其構成的

必然性也有多少差別，經濟的或歷史的關係，也有強弱之分。各集團經濟雖有種種的不同，且不是一種最終最善的組織，但牠是必然過程之一階段，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已不是組織集團經濟可否的問題，而是如何有效的利用此過程，以解決未來的善後的時期了。

在這裏我不打算議論中日「滿」集團經濟的概念。因為中日「滿」集團經濟的意義，時因觀察者之不同而相異，且易招誤解，故此文特避免中日「滿」集團經濟的用語，來觀察中日的關係。

關於中日兩國歷史的文化的關係，此處似無特加論述之必要，然而日本最近研究現代的東洋思想，尤其是研究中國思想，是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正說明日本熱烈的要求對中國有正確的認識。在經濟上看來，中日也有一種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從工業國與原料國的意義及其配置看來，兩國經濟的結合，在客觀上是最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結果。不僅在現代，就在將來，兩國的經濟地位不管有如何變化，仍不失其有接近的可能性，換一句話說，中日關係不僅在量方面，即在質方面，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另從可能性方面看來，中日的關係，不僅沒有對立，而且也沒有利害的衝突，所謂支配隸屬，更

沒有存在的餘地。中日的關係，正確的說，無異於唇齒輔車。世界上任何集團經濟，再沒有像中日兩國那樣，具備着人種的，文化的，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密切的條件。關於這點，可說是中日兩國國民得天獨厚。因此率直的承認此種關係，是最自然不過的。日本人對各方面，都有嚴格的批評，但懷疑中日關係的必然性的，可說是絕無僅有。我們時常高倡東洋安全，然而所謂安全，實際上不外排擠矛盾現象，而恢復自然的狀態而已，恢復自然狀態，乃萬物最和平的基礎。

所謂維持東亞和平，要是在東洋的最大的中國人與日本人不能建立自然的關係，實無成功的可能。然而中日的自然關係的恢復，可說是似易而難的問題，到底不實現這個可能的關係原因在那裏呢？

中日不能和好的原因，固然甚多，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為中國長久不能統一，各地各自為政，與列國發生多邊關係之故。自前世紀以來，中國便成爲列國獲得殖民地的對象，當中國爲要脫離此項狀態時，把日本當做與其他外國同一看待，這是中日兩國最大的不幸事，實際上日本與其他外國不僅立場不同，運命亦異，中國實不該有過去的見解。所謂以夷制夷或遠交近攻的政策，中國不斷的運用，這是非常錯誤的。當外國勢力相

對的弱小，且與自己的實力相差遠時，中國上述的政策，也許有成功的可能的時代，然而這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國際關係變化如此其烈，中國乃用舊法，適足反爲外部勢力所利用，其有擾亂東洋的和平，莫此爲甚。這在中國看來，也是有害無利的，故我們說中國以夷制夷或遠交近攻的政策，是自取卑賤的錯誤思想。日本因爲這個緣故，竟不惜毅然脫離國聯。

採取遠交近攻的思想的錯誤，過去已不少識者指摘過了。現在仍欲沿例實行，雖說是因襲的關係，然而實在值得中國痛惜的。再看中國的內狀罷！

數年來赤匪蟠居一方，儼然與國民政府成爲一大敵國，雖然國軍數次圍剿，現已放棄其江西，福建的根據地，然而仍未完全消滅赤匪勢力的消長，不僅妨礙中國的建設，且足以促進中國內部的瓦解，東洋諸國不少有休戚與共的關係。嚴格的說，爲着保全東洋和平，必先肅清共產黨。現在中國情勢，國內政局雖呈小康之勢，但禍根仍伏在各方。

此外，因年來內亂及排外運動的結果，中國經濟界受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尤大，各地蕭條的形勢，使經濟界的前途無限黑暗。爲着挽救此項危機，過去的救濟法，如借款或援助等，已極少成功的希望，這是因爲最大的原因，沒有完全消滅之故。我們覺得在

中國爲要拯救其經濟的破裂，只有即刻停止排外運動，尤其須得到與中國經濟的最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的援助或協力，始有可能。所以我們在這裏不能不喚起中國有識之士，停止排日運動，進而與日本恢復正常的經濟關係。

但是我們不能不認爲係中國之一種進步的，就是最近對日本研究甚盛，這正說明中國有求得到對日正確認識的表現，中國現在，對其他外國盲崇日拜的心理，已進到批評以及反省的時期，這是值得注意的。

當然這種現象，現在正是萌芽的狀態。但這種現象假如能到健全的成長，必能給中日兩國以極重要的結果。「滿洲國」獨立（？）後，以及其他懸案，中國直接訴諸國聯，結局反使中日兩國可以解決的問題，更生障礙，「九一八」事件後中國對日的態度，與現在的態度一爲比較，不能不說中國對日本的真意，已有想當的理解。

中國肅清共黨，進而成爲能到負擔統制全國的責任的法治國的前途，只有中國自身努力才能做到。最近中國覺得爲要使中國法治國化，自身的努力外，同時需要外國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各方面人的物的援助。

中國同時又覺得爲要脫離經濟的危機，最近必須有借款或信用設定之必要。

最近「晨報」登載此項消息，歷說日本并無侵略中國領土野心，中國應該放棄依賴國聯的心理，而要求日本對華作經濟的，技術的援助。

此項意見，不僅中國人，即略有見識的歐美人，也知中國將來非得日本經經的，技術的援助不可。

年來不能解決的懸案，如關稅問題，整理交通借款，引水權問題，未解決的賠償問題等，去年已有解決的傾向。本年更希望中國真能以東亞大局為懷，與「滿洲國」共同攜手，成爲東亞和平的棟梁而行動！日本爲安定東亞的基石，所以特別誠懇的希望中國如此。爲着東洋的和平，中國真能與日本協力，善鄰的日本當不惜其對中國以必要的援助。不！不僅援助，日本且將努力以促進中國此種傾向的發展。

爲着東亞永遠的和平，中日關係不能不從互相理解與信賴出發，過去不自然的關係現在已到清算的時期了。

三、積極提攜論

日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也有一大部份人贊成積極的提攜

，他們以爲「現在兩國關係恢復常態的氣運，已經日益進展，日本不應再爲躊躇」了。他們認識中日提攜於日本有利；因爲近數年來，日本對華輸出漸次減少，日人不可以爲日貨尙有其他世界市場而自慰，必須積極向廣大的中國市場發展。如金原賢之助在遠東經濟集團與日本一文裏云：「假如中國市場漸次離開日本的支配，縱令日本貿易全體能得到均衡的保存，也不能不說是日本經濟將來最大的打擊。因爲世界市場與日本相距頗遠，非有特殊政治的經濟的關係，不能得到鞏固的保證，所以遠東集團與日本經濟關係的重大，在這裏可以充分的看得出來」。從此點又演化到集團經濟理論的抬頭。田畑爲彥曾說：「中日兩國有確立東洋集團經濟的必要，現在國際情勢實令中日不可不如此。且中日又有同文同種的關係，中日兩國間應當

確立比日「滿」更爲密切的經濟集團。日本假如能乘此機會，訂立中日貿易的特惠條約，則日本對華必有很好的希望，而輸出貿易也不難達到盛大的目的。一據此我們完全明白日人之所以積極提唱中日經濟提攜，不過是爲解除自身之經濟困難，而打開出路罷了。

(1) 中日經濟提攜的新出發點

(譯自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一日日本國際經濟週報)

隨着中國當局的聲明，一時中日兩國間頻頻傳着提攜之說，雖其事之成否，未許遽抱樂觀，然而僅有此種傾向，亦是充分值得可喜的。

不過對於提攜之說，中國方面，也有抱着懷疑日本極力提倡的背後，有包藏着什麼欺人的行爲，或以爲中日過于接近時，由于經濟關係，而使中國的獨立受到威脅的危險等等的反對意見，實際上中國方面所抱的見解，正是日本所想要說的，徵之國民政府從

來的言行，則此次高唱中日提攜論，難道不是中國，藉以引誘英美的詭計嗎？或者在緊要關頭，中國實行其食言欺人的行爲，也未可知，我們對此總應該注意的。然而無論如何既有了這種可喜的傾向發生，我以為必須放棄從來的政治上的陰謀，或偏見，而從經濟的見地，使這種傾向得成爲事實，因此在這裏對此問題實有加以慎重檢討之必要。

中日提攜論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應看作中國爲謀打開經濟的難局的手段。然而日本人對此所以欣然予以共鳴的原因當然是對於日本自己的經濟上有利的打算。換言之，剛在三四月以前還罵日本爲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國，如今竟翻然採取親日的態度，而日本亦欣然加以歡迎，這是完全脫離政治的立場而從經濟的動機出發的。總之，過去的一切必須清算，而且只有超越過去的一切，才能達到真正提攜的地步。以近來流行的話來說，就是 *Cave and take* (有給有取)，也就是共存共榮的經濟的自覺。由此觀點出發，必然會比從來所常常唱導的什麼同種同文啦，什體東洋的和平啦等等抽象的「中日親善論」，生出更深刻的更切實的中日經濟提攜。

中國爲什麼會有今日這樣經濟的難局呢？我們把中國作爲世界經濟的一環來看，以一九二五，六年爲中心，世界主要各國再建立金本位制以後，各國正苦于金價高漲，即

極端通貨收縮與物價低落之時，中國爲銀本位國，得維持物價不低落而特異的存在。但到了一九三一年英國停止金本位，接着日本美國均以通貨膨脹來應付極度的不景氣，則中國金融界便不能不受其殘酷的影響了，這是第一種原因；其次，水旱內亂等天災人禍頻仍，使國民經濟陷于疲弊之境，這是第二種原因。加以受去年八月美國購銀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存銀大量流出，結局發生通貨缺乏，通貨收縮等現象，金融機關由是便受致命的打擊，這就是中國金融界完全陷入絕境的經過。

所以中國爲要打開當面的金融危機，目下只是希望美國緩和其購銀政策。然而這是從中國的困難說的，如在美國，銀政策是牠的通貨膨脹政策的有機的一部分，希望其有所變更，這實是困難萬分。因爲這樣，所以中國便不能不想與日本提攜握手。然而在這裏，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國的白銀政策，只是現在中國難局的導因，而使中國陷于難局的根本原因，實在還不存這裏，這是中國當局須要慎重攷慮的。固然去年度流出白銀二億六千萬元，實爲一大打擊，然而如僅是白銀流出，事情也不致如此嚴重。例如日本，從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流出黃金六億圓之巨。常時日本的金融界，因此便發生了日本經濟必然破滅的悲觀論。然而其實這不過失去六億圓的形式，而金元（美

金)或物的形式，則仍握在日本人的手中。中國的白銀流出，却是中國人實質上的財產的損失。因此，中國要打開難局與其說是對外的金融問題，無如着手組織和改造國內的產業較為有效。我以為中日提攜的基礎，惟有從這裏出發才有意義。

不管是過去的什麼「一二八」事變，中國都利用一切的機會，瘋狂一樣地喊着排斥日貨，然而日貨依然在中國的市場上有力的存在着。這還不是說明兩國地理的及人種的各種自然關係，而使中國的市場不能不為日貨所占據嗎？想從政治的偏見來抑制經濟的自然的力量，其不能收到所期的效果，是當然的。中國當局對於此點能得翻然改悟，是中日親善的必然性。假如清算此種政治的偏見，而使中日的經濟關係恢復自然的狀態，進而利用日本的技術與資本，以復興疲弊于內亂的中國的產業，日本可以吸收中國復興後的生產而使中國對日輸出增加，如最近所傳的栽培優良的棉花，使中日貿易增進等等，就是適例，這是最有可能性而為兩國有識者所不能不承認的。

使中日「滿」打成一片，結成東亞的經濟集團，乃高遠而偉大的理想，此處儘可不必細說。至於中國如要求向日借款，企圖救濟現在金融一時的危機而沒有長久的性質，

日本是應當反對的吧。要之，應該是「有給有取」。吾人應該努力清算一切的過去與政治的偏見，而從純經濟的立場以開發中國爲目標，而且須立脚于中日互相有利的立場上，始能促進或達成近來日益滋長的中日親善的傾向。

(2) 遠東經濟集團與日本

金原賢之助

(譯自日本經濟情報一九三五年第五號)

一 日本經濟與遠東經濟集團

「滿洲國」的確立(？)，日本脫退國聯，英美日軍縮會議的失敗與華盛頓條約之廢棄，日蘇關係的緊張等複雜問題爲中心的一九三五—六年的危機，此後將如何發展，現在的確是不易逆料。然而國際關係，將因這些問題而破裂，恐怕誰都想像得來的，非常時還沒有過去，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但是今年爲危機的第一年，各種情勢，尙不見着若何遽變，而日本反因政治的，軍事的危機，日見緩和，給金融界以不少樂觀的材料。

但從經濟上看來，日本的經濟，不論在內在外，還有許多值得警戒的原因存在，當然不能說日本經濟從此將告破滅，然而這些原因與日本經濟將來的變動，有極大的關係

，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在這裏我們試一看假定的遠東經濟集團內（因為中日「滿」現在還未達到可結成集團的關係，故用假定兩字）各部分的關係罷。

我們爲什麼要有這個假定呢？觀下表便可明白

日本對遠東經濟集團的輸出（日本財政部調查單位千圓）

輸 出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滿洲國」		一〇七、一五二	八二、〇七一
關 東 州		二九五、八六九	二二一、〇六八
中 國		一一七、〇六一	一〇八、二五三
北 部		五五、〇九四	五八、一三〇
中 部		六〇、〇六八	四九、七五九
南 部		一、八九九	三六四
香 港		三三、四九六	三三、四一九
合 計		五五三、五七八	四三四、八一

人 輸	
「滿洲國」	一六四、一九三
關東州	二七、二三八
中國	一一九、五五九
北部	四六、七一九
中部	六三、〇四九
南部	九、七九一
香港	一、四八〇
合計	三一二、四七一
抵後出超	三四一、一〇八

一九三四年日本的總輸出共二十一億七千二百萬圓，而對遠東集團的輸出，則有五億五千四百萬圓之多，約占百分之二五・五，總輸入共爲廿二億八千三百萬圓，而遠東集團的輸入，則有三億一千二百萬圓，約百分之一三・七。平均來說，日本對遠東集團的貿易，占其貿易全體百分之二〇，實爲日本商品最主要的販賣市場。日本的國際貿易

去年的入超約有一億圓，而對遠東集團，則能保持二億四千萬圓以上的出超，遠東集團與日本關係之大，於此可見了。

日本經濟不應依存於遠東集團，或此集團中之任何一國，而應以廣大的世界市場為活動的中心，自是理所當然；然而與日本最隣近的廣大市場，若為歐美所蠶食，——「滿洲國」與日本有特殊的政治關係——頗堪憂慮。假如中國市場漸次離開日本的支配，縱使日本貿易全體能到保存均衡，也不能不說是日本經濟將來最大的打擊。因為世界市場與日本相距頗遠，非有特殊政治的經濟的關係，未必能得到保證，遠東集團與日本經濟關係之重大，在這裏又可見其一斑。

二 貨幣在經濟集團中的聯繫作用

經濟集團，為經濟的優勢國確保其市場的經濟組織，換句話說，經濟集團，乃經濟優勢國的經濟領域。故經濟集團可分為兩種類。

- 第一：經濟優勢國以政治力支配集團各地；
 - 第二：以優勢國貨幣為中心，集團各地均以該優勢國為依存。
- 第一的例子為英帝國集團，第二的例子為金鎊集團。當然兩者不能這樣界限分明，

時常是混爲一起的，現在我們舉金鎊集團來看看罷！集團中英帝國屬領除外，尚有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金鎊國家。

這些國家的貿易，雖在經濟不景氣的期間中，仍能保持其發展的傾向，其中尤以輸出，英屬領對英本國，雖增加的數目極少，但對金鎊集團及其他諸國，也能保持增加的趨勢，至於輸入英本國及屬領却大增加。這是什麼緣故呢？金鎊諸國的輸出，不僅對集團外能得維持好狀，而集團間的輸入也能增加，其原因就是因爲有集團的堅固組織，集團間的匯兌既能保存安定的狀態，而集團間又有貿易的協定，故能保持集團間的好狀。由此我們可知結成集團的要素，貨幣的作用與通貨政策，實有其重要的意義。

關於這點，遠東集團經濟的情勢怎樣呢？實際上遠東集團經濟，不少許多混亂及困難的問題。遠東集團，除了日本外，都是使銀國，因此，白銀問題，最足以使遠東集團擾亂，其影響於日本經濟，尤爲重大。

三 遠東集團中的緊縮恐慌

美國的銀政策，實爲擾亂遠東集團經濟的中心，去年八月九日美國通過銀國有法，銀價突然高漲，這雖然是美國一部分的政治問題，但表面上的主張，仍是：（一）提高物

價；(二)增加購買力；(三)振興貿易等三項，藉以回復東洋的景氣。關於第一點，假令銀產業者，真能因銀價的回復而多得利潤，但仍不容易達到物價騰貴的目的，這由買金政策的結果看來，也可明白。而且中國不僅不是產銀國，而是銀的輸入國。第二及第三點，影響於銀本位國尤大，中國的農村連年疲憊已極，且因戰亂，因而白銀均集中在有產者之手；尤其是集中在都市，因此，縱使銀的價值增加，而能增加購買力者，也是屬於極小部分。從貿易上看來，銀價高漲當使中國輸入增加，但以中國的不景氣，結果完全與所期相反。去年為銀價高漲之年，而中國輸出反較上年減少百分之二二·五，輸入減少了百分之二三·五。

中國的貿易額(一九三四年)(單位百萬元)

	金額	較上年減率
商品輸出	五三五·二〇	減二二·五%
商品輸入	一〇二九·六	減二三·五%
入 超	四九四·四〇	減三二·五%
銀輸出	二六七·三六	增一八三·六%

銀輸入	七·四二	增九〇·七%
金輸出	五二·二五	增二五·六%
金輸入	〇·〇一	增九六·三%

輸入比輸出縮少更大，這就是理論與實際不同的證據。

因為銀貴，中國白銀便大量流出，去年流出之額，竟達二億六千萬元之多，結果，以銀爲本位通貨的中國便發生通貨緊縮，上海大起金融恐慌，同時，物價低落，益使經濟陷入苦境。

因此國民政府便不能不實施管理匯兌，徵收白銀出口稅及平衡稅，藉以阻止白銀之流出，然而終不能消滅秘密偷運，加以金融恐慌，通貨不安的結果，死藏之數，尤大大的增加，因而更增加通貨緊縮的傾向，於是工商業者相繼倒業，引起莫大的產業恐慌。

日人之間，有以爲東北事變後，中日關係極度惡化，對華貿易減少，乃當然的結果，且日貨有其他世界各地，可以推銷，故沒有積極向遠東集團發展。中國政府管理匯兌，雖可得減一部分的損失，但遠東集團，如受銀緊縮的影響，間接實與日本經濟有生死

存亡的關係，這是不容忽視的。

(3) 確立東洋經濟集團

財政部研究室 田畑爲彥

一、中國政府放棄從來傳統的外交政策，以確立東洋和平爲基礎，而採取親日外交，此中尙有多少疑問。因此日本如不採取對華積極領導教化的態度，恐不免後悔。

二、政治工作，應與外交活動成正比例的進行，在缺乏統一性的中國的現狀下，欲望消滅排斥日貨，似是不可能。

三、中日兩國有確立東洋集團經濟的必要，現在國際情勢實令中日不可不如此。且中日又有同文同種的關係，中日兩國間實應當確立比日「滿」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假如能乘此機會，確立中日貿易的特惠條約，則日本對華貿易必有很好的希望。而且輸出貿易也不難達到盛大的目的。

四、中日間如能像日「滿」間的成立經濟關係（例如特惠協定等），始有進入實質的提攜的可能。其根據爲：（一）同文同種的國民，（二）地理的關係，（三）在國際情勢上

有共存共榮的命運。以及(四)確立東洋和平，非以中日間政治的，經濟的協力同心爲前提條件不可等等。

(4)中日國民的經濟提攜

(二月十四日大阪每日新聞)

最近因金融恐慌而幾乎陷於經濟破產的中國，痛切地感到了中日經濟提攜的必要，希望日本金融界作有力的援助者，日益增加。中日親善的傾向，是漸漸地濃厚起來了。在日本方面，亦由外交當局確立以協調兩國關係爲基準之新對華方針；大阪金融界之有力者，因與中日經濟上有極緊密的關係，遂亦乘此機會，組織中日調查委員會，聲稱正計劃兩國間經濟提攜之方案；同時東京商工會議所，亦願在純粹經濟的立場樹立中日親善政策，據說現在已着手調查準備了，這真是合時的處置。

中日經濟關係，從前每因中國的抵制日貨而日趨于惡化之一途，在東北事變以後，格外陷入了隔絕的狀態。這不僅是中日兩國人民，同感不利之處，且是從東洋和平的大局上看來，亦使人爲之慄慄危懼的一件事。要改善這種山窮水盡的關係，要企圖兩國間

之親善，其有待乎外交工作者固鉅，但在國民的方面，亦應從純粹經濟的立場，使這種雙方隔絕的關係，歸回到常軌上來。所以在大阪召開之中日調查委員會上，曾經共同聲明，謂：中國倘然真已反省，而熱望着中日間之經濟提携的話，則我等爲兩國協調，確立東洋和平之偉大目的計，將不惜經濟的援助和巨大的犧牲。這正是國民間之經濟的親善工作。

從前中國每以抵制日貨企圖中國產業興隆及補助華僑之發展。但是結果中國產業界格外窮困，南洋方面占鉅大勢力之華僑日趨沒落，中國祇要迴憶到這種事實，便當然要痛感有與日本提攜的必要了。這次在東京大阪的有力實業家間，曾用華文編著中日經濟關係之重要性一書，分贈中國各界，並且決定最近作中日實業團的交歡，用敦睦誼，這在兩國的親善和確立東洋和平的根基上，一定是有相當效果的。

(5) 在·中·日·關·係·上·已·將·吹·到·和·煦·的·春·風·

(—二月廿三日東京時事新報—)

中國政界的老前輩，現任國際法庭推事之王寵惠先生，于其歸任之途次，在日本作

旬餘之逗留；更與廣田外長以及朝野之人物相接洽，這實是一個中日交歡的好場面。

中國因國內農村疲敝已極，幾乎要達到了破產的危機，自東北事變以來，格外感到了歷年依賴歐美的外交，對於復興中國毫無力量。乃想到日本在產業方面的實力，倘不加以聯絡和利用，則斷難打開國難，因之轉變其傳統外交政策。倘然這確是事實，亦可以令人發生一種懷疑，就是中國政府又在那裏採投機主義了。依據過去經驗，固不容日本不警戒，可是兩國親善提攜之後，僅是中國單方面的利益，亦即日本同樣感到極大利益的，好比隣人吵架，後來一方忽然願意和好，倘然對方不願意的話，那氣量未免太窄了；所謂經濟的提攜，固然另有計劃，但雙方朝野之善意的接洽在日本方面實是應當特別加以歡迎的。

王寵惠先生，他的訪日究竟是有何種具體的使命？這在他的聲明中，更與新聞記者的談話中，仍難探其真相。他說他是預備把中國要人之普遍的對日心理傳給日本有識者之間，同時並將日本有識者間之意見，傳給中國各要人。我們認為就是這一點使命，也就很重要了。王氏在會談中，力主兩國國民應相互諒解及在平等地位上談提攜。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最近因國民的自覺而發達的自尊心，亦希望日

本國民對之加以尊重，固然這是日本國民所不能反對的，所以相互提攜的基本原則，是已經一致的了。現在兩國關係恢復常態的氣運，已經日益進展，日本亦應不復躊躇。關於過去的事件，固然大家都各有各的說法，但在東亞形勢一變的今日，不必重提舊事。王氏之訪日，可以說是兩國提攜上是已經洩漏了一線春光。以後雖然還不免有若干小波折，但是明媚的春光，必定會到大地上的。

四、時機尙早論

日人有積極唱導中日經濟提攜，以促東亞集團經濟早日實現的主張，也有懷疑時機過早，而不能獲得良好結果的言論。後者認為中國的國情和國民性，未敢令人十分放心，因為從來對於任何國家，都採取變幻無窮的外交政策，在握手之前，應當把握着中國的實際狀況。同時，排日行爲若不澈底的取締，

則不能進而談真正提攜的工作。所以，他們有的主張「日本許可在中國不刺激日本的形式下輸入外資，其方式唯有組織以日本爲中心的國際借款團；但中國若不改變複雜的對外態度，則不能立時實現中日的談判」。有的唱議「改良中日國交工作，須俟日本對華經濟援助，有了實質的效果後，才能有效地進行，決不是一蹴可臻的。緊要的關鍵，在於中國切實取締排日行動，最近實無積極提攜的可能」。有的以爲「日本如過於殷勤，會使中國發生懷疑，不能期望良好的效果」。而有的則認爲「中國改變依存英美的主張，乃是對於國聯的失望，與乎憤懣美國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中國此次之所以突然親日，並非出於至誠，而是迫不得已的舉動」。縱合這一派人的言論，大概認爲中日經濟提攜，尙未達到時機成熟的程度。

(1) 中日提攜問題

(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經濟雜誌)

一 中日間的關係，從一月下旬有吉公使與南京政府當局會見後，便開始轉變。當然這時候，還談不上轉變的程度和持續性。但是有人却以為「中國政府沒有誠意」，不過我們總認為中國政府首腦部的親日，確是有誠意的，問題只在「程度」和「持續性」而已。我以為這次縱然中國政府沒有誠意，日本亦應抱着「受欺」的決心，雙方接近一下才行。

我們怎樣會知道中國政府是一定有誠意的，蓋因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有誠意的地步，中國政府這次所以要同日本接近，並不是爲了抽象論，也並不是爲了日本的好處，實是因了中國本身的必要。既然他的出發點是在中國本身的必要上，則中國政府的親日希望，必有相當根深蒂固的。所謂誠意，並不是爲了他人，而是爲了自己。在此，我們便要解釋中國不得不採取親日政策的理由。換句話說：中國屢次固執着的英美協調主義，因環境之變化，已經不是一種適切有效的政策，而對日協調，在中國生存上

已是不容缺乏的要件了。

二 它的第一種原因，便是日本和國聯的關係。依據中國向來的政策，是主張躲在國聯的背後，以與日本相對抗的；可是東北事件以後，繼之又成立了「滿洲國」，國聯對於中國並不能有何種實質的援助，因之中國覺悟到從前以為祇須依賴國聯，便可以把握東北事件和「滿洲國」問題一齊有利地解決的一種觀念，是錯誤的。其後國聯在日本退盟後，並無實質的制裁方法，雖然成立了一個不承認「滿洲國」委員會，但是世界的大勢，對於這委員會並不加以重視，這件事結果正是說明世界幾十國所結合成的國聯，其力量不及日本之強。中國本來以為國聯是強有力，所以極端依賴着它，可是後來看到它如此貧弱，當然要發生怨恨和信心的了。中國政府，因之便放棄了以國聯抵制日本的外交政策。

其次便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當東北事件發生以後，便發揮史汀生主義，大放空論，可是結果都是不兌現的支票。中國當美國昂然聲明「日本在東北的行動，是違反條約的，所以決難承認」的時候，以為日本人一定害怕而退却的。可是史汀生主義，僅是一種紙上談兵，在美人的腦筋中，簡直就不曾轉到具體化的念頭，政治方面固然如此，即在

經濟方面亦然如此。美國的對華經濟援助，每令人不明其爲對華援助呢還是對於自身的援助，五千萬元的棉麥借款，便是一個好例子。美國把國內剩餘的棉麥，賣給了中國，可是名義上是援助中國。所以中國的依賴美國，等于向破產的銀行去存款一樣，此其一。

再談到美國的輿論，在東北事件發生之時，和發生後的現在，很顯著地有了轉變。我們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便是非戰條約實際起草者之蕭特衛曾經說過：「把史汀生主義修改一下！」又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亦說：「美國承認蘇聯而不承認滿洲國，實無理由！」尤其是在紐約郵報上，曾經發表下列極端的論說：「門戶開放主義，應當趕快拋棄，爲了庇護沒有價值的中國而與美國大顧客之日本爲難，實是不顧歷史、地理、經濟理論之謬論。」因了這種轉變，史汀生主義之維持者頗感不安。美國輿論轉變得如此之快。即日本人亦爲之大吃一驚。中國是不必說的了。在此慚悚交併之際，中國的心理，當然對於美國發生了離心的作用。

三 第三便是日本之廢棄華盛頓條約。華盛頓條約的廢棄，換句話說，便是日本向英美要求軍備的平等權。要是不答應的話，日本亦決不買賬。如此，向來中國以爲日本不如英美者，因此而有了新的認識。日本的平等要求，一而可以看作是在要求東亞盟主

的地位。從前中國以為日本對於英美是有些害怕的，所以祇要與此兩國拉攏得好，便不怕日本專橫。可是日本毅然與英美兩國作強硬交涉，在中國的對日政策上，就不得不發生了一個極大的破綻。

四 便是中東鐵路的買賣。蘇聯之出賣中東路，不必說就是等於蘇聯的放棄東方侵略的大動脈。日蘇相爭之際，中國便可從中取利，可是一旦講和以後，便無所施其技了。蘇聯在放棄中東路後，是預備向別處發展。所以瑞金自陷落以後，共匪又盤踞四川。中國對於赤化，在鮑羅廷以來已經吃過了相當的虧，為剿滅此赤匪計，當然以親日為有利。

將上述各事概括言之，即中國失望于國聯，憤慨于美國之不兌現支票，觸目驚心于日本之進展，因之不得不自依存英美主義而轉變為親日主義。質言之，即環境之變化，使明哲保身之中國，由抗日而想轉到親日。在中國目下的地位，祇有保全自己生存的慾望，決無其他的政策和野心；從前既因英美強盛而依賴英美，這次當然因日本強盛而親近日本。所以我們常說：中國問題，不應在東京南京解決而是應在華盛頓和倫敦解決的。

。這話更確切地說來，便是中國問題，應由日本的國力而解決的，現在我們這種主張是在實現着了。

可是我們這種主張，將來究竟可以實現到何種程度，將來究竟持續到如何地步，這是不容我人預測。據說在中日會議上，東北問題並沒有提出來。因為這問題提出以後，馬上可以在「原則的立場」上發生衝突。蓋中國假使以東北問題為犧牲，亦不得不與日本相提攜。此種順應環境的態度，在中國看來，實是最賢明的了。兩國國困了向來的惡感，不能馬上就叫中國忘却東北問題；這是當假以時日，讓他自然而然地慢慢解決的。

五 在中日關係上，聽說曾經建議向中國作經濟的建議的。雖然內中銀問題是有種種的困難，但亦不必遽生悲觀。最近因美國的收買白銀，致使上海銀子流出一空，商店錢莊陸續倒閉。但是中國國內有現金二十億元，今僅流出二億五千萬元，亦尚不必悲觀。有許多反以為向中國收買白銀，可使中國繁榮起來，這當然是無價值的笑話，中國方面，現在已極憤慨，所以特為向日本提出銀問題來，想把美國刺戟一下，使他的對華態度，可以稍形和緩。

最足爲中日兩國復交之妨礙的，惟有排日抗日的一件事，這要是沒有滿意的解決，兩國間的親善關係是決難成立的。中國當局在某種程度之下，已經實際地着手于取締排日抗日。可是排日抗日的根本，却是在國民黨的黨部；國民政府的一紙聲明，斷無絕滅的希望，所以要撤廢排日的教科書，使青年之頭腦澈底改變，實非短時期所能成功者；但是從日本的立場上看來，倘然排日的風氣不完全掃清，則在兩國依存的關係上好像缺少了根本的條件；縱然口頭提倡親善，經濟上有了若干的提攜，但終是像沒有根的浮萍。在這種情景之下，日本是決不能安心而大加援助的。倘然中國的確有誠意的話，那便應當採用絕滅排日抗日的形式，給日本一種堅決的表示。

(2) 中日關係的新局面

(譯自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經濟雜誌)

(一) 一九三五年開始後，中日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局面。廣田外長在議會中的演說，給予中國以良好的影響；日本駐華武官鈴木中將和有吉公使，接受蔣介石氏的邀請，于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南京連續的會見了兩天。會見後蔣氏在中國報紙上發

表談話，主張兩國站在平等的地位去消除誤解，則前途定極光明云云。但是單有這些事實，前途還未許樂觀。倘然中國複雜的對外態度不急速改變，還不能當真地開中日談判。

(二)當局的所以企圖改善中日關係者，實有種種複雜的事由，從這一點想來，中日關係是決難立即改變的。第一關於失地恢復事件，中國從前是專門倚靠國聯和美國的，可是從日本退盟以後，國聯對於東亞已無何等實行的能力。國聯亦覺得要是容納中國的要求似乎很是危險。一面美國的對華對日政策，亦已遠較史汀生時代為消極，遂使中國倚賴歐美的政策，發生了極大的不安。前次倫敦軍縮預備會商，日英頗有妥協的氣運，因之尤使中國大大失望。加之中東鐵路買賣交涉成立以後，日蘇緊張的關係又已緩和。這種情勢之下，中國的對外方針，遂有修改的必要。但是中國因今年軍縮會議之前途未定，三國的妥協猶極困難，英美方面，說不定要提出中國問題，所以中國的態度，尚未確定。因為中國在英美討論中國問題以前，若就決定對日態度，是極感不利的，所以在這種關係上，中國雖然一面認識了抗日策的失敗，但未能決定全部放棄。

(三)第二便是國內經濟問題。國民政府之所以急急忙忙想轉變對日方策者，我們可

以說其直接之動機，是在乎經濟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界，因銀價之低落，呈現出了一種通貨膨脹的好況，國內政治狀態雖不安定，但以浙江財閥為中心的上海方面，則極是繁榮。可是最近水災旱害，相繼而起，在長江中央部又由共產黨占據着，因之漸次感到凋疲，於是從去年六月起，因美國的銀政策而格外遭受了致命的打擊，銀價之急遽的奔騰，使中國金融界現出通貨緊縮的恐慌，白銀的流出，使脆弱的中國金融組織根本破壞了。中國雖然要求美國政府緩和其白銀政策，但是美國未肯答應，中國因之不得不採取自衛方策，提高白銀輸出稅，新設匯兌平衡稅，可是白銀的流出並不停止，銀行的擠兌和破產者續出，今年的舊曆正月，實在淒慘極了，政界財界的領袖，因之屢次開會，籌商對策，結果便決定了對日政策之變更。

(四)但是在這關係上，日本究能幫些什麼忙？中國所要求的是借款，可是白銀的對美流出要是再不停止，則日本的救濟亦無甚效果。要是想得到英美的借款而先行要求日本默認的話，那他的希望亦極薄弱，因為日本對華態度，是反對政治借款的，這已由前次天羽情報部長發出了聲明。今日英美決不會對華作純粹的經濟借款的。中國要沒有何等代價而要求收回天羽氏的聲明，則未免如意算盤打得太過分了。要之，中國經濟的挽

救，第一須美國停止白銀政策，其次便是在不刺戟日本的形式下輸入外資，這方式唯有組織以日本為中心的國際貸款團了。不過這種希望，要在列國對華步調一致以後才辦得到。

(五)如此一一想來，中國的對日接近，雙方面的希望還有很大的距離。要是中國知道日本不能給予中國所期待的援助，則中日間的新局面亦不能有急速的期待。不過國際諸情勢的變化，使中國感到繼續極端的抗日政策為不利，在這意義之下，兩國間或有若干接近的可能罷了。

論中日經濟提攜

經濟雜誌

(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經濟雜誌)

中日親善的呼聲，是愈喊愈高了，在日本的金融界。以此問題為中心而有了良好的衝動。最近蔣氏與有吉，鈴木的會見，汪兆銘氏的親善演說，王寵惠氏與廣田外長的懇談，使一般人感到了「中日親善」的氛圍氣很是濃厚，還有一般性急的人，以為「中國四萬萬人祇要每人多買一塊錢日本貨，日本對華輸出，每年便增多四萬萬元了」。當然

中日爲東亞的兩大國家，倘然真能握手，對於金融界方面當然有極好的影響，可是把這件事暗擾得太早，似乎在眼前就可以成功似的，東京大阪二大商工會議所既決議「對華借款，亦所不辭」于前，外交部復聲明：「援助中國自力復興」于後，這種事前過于殷勤的態度，反使中國方面感到了嫌惡和疑懼。據東京朝日新聞二月二十一日特電，內載「日本國內的空氣急遽變化，在中國未能真正決定態度之前，且對於日本的援助尙無具體的承受準備之前，日本早已有對華積極援助的風聲……這或許日本方面另有作用，……或許是還有其他作用在內」。從這通訊看來，便可以知道日本是鬧得太過分了。利害是相一致的嗎？

從上述的特電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事情是大複雜了。對於中日提攜的步驟走得太快。……在政治問題之外，中國最近確是痛感到歐美的不足恃，美國一面示好中國，一面毫不客氣地採取收買白銀政策，因之使中國的恐慌益趨深刻。英國的資本案，特派巴恩壁調查團到東北去調查，對於李頓報告書加以修改。這種事實，都使中國向來以夷制夷的政策發生了極大破綻，加之宋子文的棉麥借款，美國方面已在再三的催促着還息。政府在日暮途窮之際，便不得不轉變其對日政策以求圖存之道。

但是在這裏要注意的，便是中國方面的親日總是抱着中國中心主義。中國方面想向日本懇請的，便是中國特產物的輸出，和資本的借入，日本方面則在此外復主張中止排日和抵制日貨的運動，且進而購買日貨，更希望能結成強力的遠東集團經濟，兩者間的要求雖有部分的相同，而非全體的一致，提攜運動從呼聲而走進具體化的時代，一定有種種難問題發生的。

中國和美國，從前是日本的大顧客，但是最近漸次由荷屬印度和英屬印度取其位而代之了，這種原因，固然有一部分是在乎排日，但排日決不是全部的原因。中國市場中日貨之沒落，蓋由于（一）中國內地產業之勃興，（二）英美商品的進出，（三）大衆購買力的減退。今後如何開拓中國市場，實在須要考慮到能否克服上述的難關。尤其是在「一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內地產業的勃興，與英美資本的輸入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在獲得關稅自主權以來，屢次提高關稅，這裏面當然還有財政的原因，但間接的還想利用外資來開發產業，日貨的暢銷，足以影響國內產業資本家及英美資本團之既得權益。國民政府對此究竟能善處到何種程度，此外中國原料的銷到日本，在目前當然是棉花、鐵礦

、煤等生產品。其中當然以棉花爲最多。但是從現在的紡織業看來，究竟能發生多少效力？中國棉花，現在連埃及棉都不如了。所以僅有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原料，是希望從中國輸入的，不過在數量及價值上，亦還須商量。最後談到對華投資，要單是經濟性質的話，還沒有關係，要是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話，則往往有連本連利一概沒收的危險，是前例所明示着的，所以應當看清了國民政府的態度再談。

(3) 中日好轉之政治的內容及效果

(譯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經濟情報)

中國當局改變中日國交方針之重點，係在政治，此外經濟的方面，僅是中日雙方「浴其餘澤」的程度罷了，例如現在中日好轉的目標，其主要之處，有如下列各點：(一)中日國交之舊狀加以改良，恢復常態，中止排日之政治工作，及禁止抵制日貨；(二)日本救濟中國之白銀恐慌，因之而對華借款，且購買中國貨品，使其增加購買力。(三)援助中國討共。第(一)的外交工作，當然須在第(二)以下之實質的效果有望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可是第(二)問題，記者以爲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就成的。第一是因爲中國白銀的

恐慌，並不單是因了美國的收買白銀政策而發生的。中國銀行愈是崩落，物價愈是上升，股票市面，亦隨之而升騰。反之銀價的騰貴，遂使市面不況，貿易失其平衡。這是白銀流出的真實原因，美國的收買白銀政策，不過代他開拓了一道流出的溝渠罷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白銀恐慌，日本縱欲幫忙，亦覺力有不逮。所以此際對華借款，在經濟上，政治上均無效果的。例如對華借款的可能額，亦不能十分巨大，萬一過于勉強，則日本的「圓」，亦將發生危險了。所以對華借款，決無能力救濟中國之經濟恐慌的。

並且從日本的立場上看來，今日已不能再有「以借款而擴張利權」的思想了，東京大阪兩工商會議所的贊成對華借款，亦是想增加對華貿易。但是日本現在還須供給巨額的對滿資金，所以對華借款是不至于成爲事實的。

更就購買華貨後使中國增進購買力的一件事上看來，亦有相當疑問。任是日本對中國如何同情，但決不能購買不必要之東西的，山東的棉花，其今日之品質與數量，無論如何不能使日本紡績公司高興去購買的。但品質之改良，及增加生產，又需要巨大資本之建設事業，中國對於這資本是無法籌措的。中國政府之三年六年栽培計劃，正和做夢的樣子，還不知它幾時才能實現。

再談剿匪問題，這方面的援助是可能的。記者認為中日問題好轉聲中，政治內容上相當可以重視者便是此點。此外將來要發生問題的便是蒙古的民族運動，現在在西部內蒙古中，據說已有民族獨立運動的準備。更就大勢言之，將來自庫倫以至新疆間全蒙民族統一獨立時，中國將採取何種處置，亦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這究由日本獨力去勦滅呢，還是由中日雙方去抵當？是一個新出的問題。

所以在這種政治的內容方面去探求根據，中日提攜在最近是決無希望的。其中最緊要的關鍵，便是中國政府排日工作之中止及抵制日貨運動的取締了。中日提攜的內容，要是照上面的情形解釋起來，那決不能因這種提攜而使中國增加購買力，這種彰明之事，但是中國朝野，倘能相當抑制其排日工作時，則日貨之輸華，當然增加若干比率。此際之有效辦法，惟有撤去排日關稅及其他行政工作，至于廢棄抵制日貨的運動，則政府方面，恐怕決難急遽使其徹底的。

(4) 中日之經濟的提攜

(二月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

去年年底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鈴木中將與有吉公使前後與中國當局直接會見，以後

當局以與中央通信社記者會談之形式聲明排日之不可，因之中日關係轉變的空氣極是濃厚，早就盛傳了一種中日經濟提携之說。單是這種空氣和傾向，也就是值得吾人歡迎的現象了。

中日兩國之經濟的提携，乃為雙方之利益，經濟的對立，乃為雙方之不利，這是中日兩國迄今所體會到的經驗，但是其利益和不利的程度，中國方面較日本為尤甚。中國方面最近所以真實地致慮到改換對日政策，和企圖轉換對日空氣的原因，或許還有若干對內關係在內，但一面也因中日間不自然的對立和抗爭，在經濟方面早已不能容許其繼續，因之而悟到非互相提攜不可。所以對於中日提攜，悲觀既可不必，樂觀亦尚過早。當局公然聲明排日的不可，雖其態度令人欽佩，對其誠意本已不復疑慮，但單以一紙之聲明，是否即能使排日運動絕跡，這實在還是疑問。近來在表面上，雖然沒有足以惹起問題的排日運動，但多年之間，因排日及抵制日貨而獲得了巧妙的經驗，排日思想，已澈底地滲透到各家庭和各學校之中。中國政府自身亦會拒絕使用任何價廉物美的日本貨；又本年一月六日，在南京所實施的商品原產地標明方法，其內容亦因首都各界及國貨推銷委員會為使顧客對於國貨與舶來品一望而知起見，特請求中國政府的批准而判定的

。這八條的規定，已經通告各商店，內中當然不僅是獎勵國貨，同時亦有抵制日貨的意義包含在內。至于上海同業公會聯合會之抵制日貨決議，迄今尙未取消。這種內部的對日情勢，尙未能消除之際，中國政府態度，雖具有相當決意，使人無可懷疑，但是中國國民對於日本的惡感，斷非在短時期內就可以渙然冰釋的。

但是中國倘若真的決意改換對日方針的話，則應進一步徹底的取消排日，取消排日的決議。政府先自採辦廉物美的日貨，以示範于衆，因為這是使經濟提攜發生可能的先決條件。中國銀行行長張公權氏亦曾說過：中國並不希望向日借款，惟望日本能多多購買中國商品，中國是希望憑自力去復興的。張氏這種自力復興的自覺，實是令人欽佩的，農產物及其他原料，固極應希望日本能多多購買，但中國的對日輸出，素來是不禁止的，而日本歷來是抱着「你買我的，我不買你的」的態度，所以中日間要是想促進經濟提攜的話，中國方面應先自痛改排日之非，開始購買日貨，以努力表示經濟相互依存之誠意。

在希望中日關係轉變之際，頗有以兩國實業家組織共同經濟委員會或交換中日經濟使節之說，這些在時機成熟之後，固屬必要，但現在還是應當努力促進這種機運的工作

。中國方面的官民，非格外表示努力撲滅排日之誠意不可，這並不是日本方面固意強人所難，實在是日本正當的希望。這一面固須假以時日，一面亦應依賴今後兩國間內部的工作。現在聽說有派宋子文爲對日經濟使節之說，倘然中國政府有這意思，宋氏本人亦願意的話，日本是無不歡迎的。

(5) 中日的新形勢慎重地估量

(二月廿三日大阪每日新聞)

一月底有吉駐華公使，鈴木武官在南京和中國當局會見以來，在繼續着惡化情緒的中日關係上，居然透出了一線曙光，這對於東亞的和平，世界的和平，實是極堪慶賀的一件事。我們回想到中日關係，並不單是因了東北事變而惡化的，在東北事變以前，已經把日本作爲無條約國看，數年間繼續着排日教育，抵制日貨。其間日本雖有極端強硬政策之田中外交，但後來改變爲幣原的極端協調外交方針後，中國方面，便着着進逼，不留餘地，因之而造成了東北事變的原因。

據說中國最近之所以改變對日方針者，蓋因中國財界的窮迫，歐美依存的失望，同

時日本的誠意已獲中國諒解等原因，但是在協調的內面，中國是不願意拋棄他歷來對於東北問題的主張的。日本是爲了東北問題而與國聯脫離的，但是中國是否能拋開了東北問題而與日本真正的提攜呢？

又中國的國情和國民性，亦有令人未能放心者。他們從來對於任何國家，都是採着變幻無窮的外交方針。所以日本在對中國攜手之前，應當把握着中國的實際狀況，王寵惠氏亦曾說過雙方應當了解，這句話對於日本方面，尤其是適合。日本倘然相信那不可相信的對方，結果招致了外交上的失敗後，則在責備背信者之前，便非先負自身不明的責任不可了。

在一月底有吉鈴木與中國當局會見後，日本各方面就以爲兩國關係已經恢復常態了，或是以爲不久就可互相提攜，因之便想對於中國表示親善的具體方法。可是要知道中日關係之展開，固然可賀，但是歡喜過分了的態度，反將招到不良的結果。據說中國一部分的人，因爲日本把問題鬧得過了火，中國還不會開口請託，便想對中國如何援助，如何協力，可是日本自身的財政也並不十分豐裕，其中必另有作用在內，因之發生了懷疑。

我們在這裏便感到了兩國國民性的不同。日本人最是性急，排日一停止，便立即認爲是親日了。但是中國人則悠悠然不在乎，對於任何事件，決不能簡單解決，尤其是排日思想，真是根深蒂固，決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解決的。

有志事竟成，做吾人對於中日關係之轉變，亦頗具希望。但是前途尙屬遼遠。長期所培養的排日思想，東北問題，在在足爲提攜問題之難關，所以日本應當適合着對方優柔的態度，一步一步慎重的走去，決不可以匆促地樹立親切的具體的方法。

中國對於日本的過于高唱對華協調論，懷抱疑懼，這還算是好的，倘然視日本爲可欺，則其結果將糟極了。要之，中日關係之轉變，固然是件好事，但其成功決難倖致，欲速則不達，所以絕對應當採取緊實的步調，慎重地幹去才行。

(6) 中日關係之漸進的好轉

東京朝日新聞

最近有蔣介石氏與有吉公使及鈴木武官之會見，繼之有赴海牙復任之國際司法裁判所推事王寵惠氏，以非公式使節之資格，歷訪日本朝野人士，竭誠交換意見，殊堪注目。一方面行政院兼外交部長汪兆銘氏，於二十日之中央政治會議時，高唱中日提攜論調。

，公表於中外，至是，中國對日之接近工作，遂呈急進之觀。此種情勢不但是滿洲上海兩事變以來所鮮見，且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絕無僅有的事，就東亞和平言之，實爲非常可喜之現象也。

試檢討國民政府轉換方向之原因，含有極複雜之國內與國際之關係，固不待言；中國因何關係，由何政略，而提倡協和政策，吾人可不必疑問。日本應握中國伸出之手，利用此種機會，發展實際交涉，乃是重要之事。廣田外相曾在議會中答一議員之質問云：『我對於蔣介石之心事與態度，絲毫未存疑惑之心；中日親善苟一破裂，東洋和平之基礎，則將動搖』。此明快之答辯，足窺外相對華政策之心，頗愜吾人之意。汪兆銘氏亦在演說中云：『吾人以滿腔之誠意，和平之方法，正常之步調，解決中日兩國間之一切糾紛，努力掃蕩互相之猜疑，除去防害互相親善之言論與行動，實現孫總理昔日中日提攜之希望』。也主張實現中日提攜，須除去猜疑的心理。我們此時誠應虛心坦懷，講求具體提攜之道！

吾人以汪院長避免言及「滿洲國」問題，信其含有甚深之意義。中日之新關係，苟不以「滿洲國」問題除外爲出發點，則必難期最後之發展。中日關係，以從兩國經濟方

面之實際交涉開始，乃爲自然最妥當之方法；然而中國恐難完全除開政治問題，單講經濟提攜，故我政府對於中國之政治方面，不能十分考慮。赤裸裸地說一句，兩國關係現雖已顯著的好轉，但尙有種種障礙，在短期之中，期其進展，至爲無理，此爲吾人應預先覺悟者也。目前之問題，使兩國關係置於良好空氣之中，最爲重要，故吾人於兩國關係好轉之機運中，須努力釀成真正之親善關係。

中日協和之第一步，日本要求中國中止排日行爲，乃爲當然之事。此點，中國已經諒解，蔣介氏會發訓令，國民政府更具體禁止排日排貨之言論，此種意旨，早已通告各新聞通信社矣。然而中國因其經濟衰頹，貿易不振，現正策劃勵行極端之國貨主義，而此提倡國貨與排斥日貨，僅屬毫厘之差，故排貨依然成爲問題，而有阻礙兩國關係之改善的可能。誠如廣田外相與汪兆銘氏所云，應掃去互相之猜疑心，然同時若不互相理解日方之國情與立場，亦難達到所期之目的。吾人對於兩國今項機運之到來，我外交當局已着着實實新年以來所高唱之「中日關係常道化」之第一步，固當竭誠歡迎；但同時若期其迅速發展，以奏急效，恐將反誘成害，此機運之結果，這點應當警戒的。

(二月二十三日)

五、所謂提攜的前提與條件

日人認爲實行中日提攜，首先須要求恢復國交的常態，國民政府應放棄歷來的革命外交，迅速剷除廿餘年來培植的排日思想。倘然爲了依賴歐美的傳統政策發生破綻，而改變爲親日政策的話，這依然脫離不了投機主義的色彩，與道義的觀念大相背馳。所以，他們以爲中日經濟提攜的第一前提，便是政治的諒解。接着詳細分析關係中日經濟最深切的貿易問題，以爲實現「有無相通的純經濟提攜」，其第一個方法，中國當與日本合作以打開這輸出貿易的萎縮，以挽回過去因抵制日貨運動而喪失之二億日圓的貿易。同時，在這中日提攜的政治諒解尙未成熟的今日，不能提出新借款的問題，此乃日人認爲最重要的基

礎條件了。

(1) 中日經濟提攜的基礎條件

(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日本經濟雜誌)

本文大意認為提攜的第一前提是政治的諒解。接着便從關係中日經濟最深切的貿易。現在所謂提攜，在政治上解譯比較適當。在這中日提攜的政治諒解尚未成熟的今日，提出新借款問題，似乎太早云云。

中日提攜的前提條件

抱促進中日提攜的使命，非正式代表政府來日之王寵惠氏，二月二十日與廣田外長會見後，曾發表如次的談話：

『願中日國交關係迄未恢復常軌，故中日國交調整上所應先爲之事，爲此國交常軌之恢復。經濟提攜須俟此先決問題解決始可實現；能盡量消除政治臭味，立腳於正當方法上而作有無相通的經濟提攜，乃中國朝野所一致希望者。』

由王寵惠氏的此種談話推測，最近日本財界間所急激釀成的中日經濟提攜的氣運，

似乎已有很大的發展了。

依王氏之言，則日本勿施威脅於中國，中國勿行排日，徹底成立政治的諒解，始可開始關於經濟提攜之交涉。然所謂政治諒解一事，口說容易而實行頗難。

像羅斯福與李維諾夫那種口是心非的諒解，也許很容易成功，然其結果，將踏最近美蘇國交所生事態的覆轍，可無疑義。

但是所謂真的諒解，客觀上並無可用為測量的尺度。尤以長年在對立中的中日傳統關係，在此諒解工作上，甚易夾雜種種之邪念。第一，中國當局的×日轉向，雖說是立脚於孫中山氏的大亞細亞主義，但孫氏不是因一時的便利而曾與俄國握手嗎？而且中國當局的×日傾向，是：

(一)(刪節)

(二)誤認日本在一九三五，六年的非常時的國際立場，幻想中國與歐美結合，可以得到對日有利的地位；然而英國因巴恩璧的報告，早已變更其態度，美國則於銀問題不稍顧及中國，日蘇關係又因東鐵讓渡成立而呈好轉，這樣，顯然是出於中國的預期之外了。

(三)通貨收縮恐慌正在進行，長此以往，則有爲××運動所利用之虞。

由此看來，此次中國方面的親日轉向，並非出真正的諒解而出發，而含有很多便宜主義的要素，依情勢的變化，日後不一定不會轉換爲抗日，此種疑念迴環於日本有識者的腦際。

不消說 在中國方面的有識者間亦抱有與此相對的疑念，上海銀行公會祕書長林康候氏說：

「廣田外長的對華經濟方策，謂若中國停止排日運動，購買日本商品，則日本亦購買中國貨物，援助其生產事業，並供給借款於中國；此就經濟上言，誠屬甚美。然在日本之此項工作裏面，可潛藏某項自私的計劃，其意圖爲何如雖尙難言，然中國之瞭解日本情形者不可不充分對此加以考察。」

據說不獨林康候氏一人，金融界方面，均普遍存有此種懷疑日本態度的心理。又如下面的情報說；

「日本國內的空氣雖急激變化，然中國方面還未能決定其真確的態度，又在對於日本援助未作具體的受諾準備之前，日本卽出之對華積極援助態度；而中國政界方面

對於日本方面是否有特殊的居心，此事是否將與反×派以口實而促成國內之紛亂，是否有其他特別的政治意味等問題，抱極濃厚之疑念。此種疑念已有使中日攜手初步受挫的傾向。若中國政府之派遣特使說，頓呈消沉，爲極不利於政府及×日派之事實，事態已完全陷於停頓狀態中矣。」（東京朝日新聞二月二十一日專電）

由王寵惠氏嚴避觸及具體問題惟力持所謂政治諒解的抽象言論中，亦可理解得以上所載中國方面之觀感了。

此等疑念，在真正的中日提攜上是應該掃除乾淨的。在此中日親善工作正在進行之際，指出此種雙方的猜疑心，也許有人大以爲不可；然此種疑念之存在，確爲事實，無視此種事實，一味心存樂觀而前進，未始不貽後悔於將來，故應及早將其戳破才是。所謂經濟提攜第一前提的政治的諒解，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是非常難以成立的。

財界的過於急進

但是另一方面，東京及大阪的商工會議所，却毅然通過了積極準備對華投資的議案。在朝夕不斷要求資本及商品新市場的這一界人們，爲確實利用目下的機會，以便達到經濟提攜的具體化而通過此項決議，也誠然是不可自禁的真情流露吧。

然而熱意過於昂騰，或態度過於急進，結果對於中日經濟提攜的促進，反而發生滯碍，這是由前述的情報中可以看得明白的。

所以，中日的經濟提攜即使實現，也似乎還很有時間的問題。

最先應該解決的，是政治的諒解。姑且假定這難關已經打破，於是開始經濟提攜的工作，然而今後所當實行的經濟攜手，也與過去那種用政治借款方法的提攜大異其趣。這是像王寵惠氏所說，「立脚於正當方法上的有無相通的純經濟提攜」，是與今日國際傾向同一軌道的物物交換式的攜手。

爲達到這新意義的經濟提攜計，中日間的經濟交通，萬不可變成爲阻害兩國產業發展的東西。它應該進而助成相互有利的經濟。

這樣，我們便不可不詳細檢查中日經濟的接觸部面，判明互相不抵觸的門類，以謀相互提攜。

經濟提攜的前提——政治的諒解，能否容易達到，縱不諜諜置問，然在這種物物交換式的提攜中，也潛伏着幾多的難題。萬一由日本的援助而大大助成了中國與日本抵觸的產業部門的發展，那末，日本在中國，在滿洲，在其他海外諸國，乃至在日本國內自

身，有失去市場的危險。在以輕工業爲主的日本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此種顧慮，最屬重要。在此意義上，中日經濟提攜的前提，日本應及早在重工業上努力，就理論說，暫時是正確的。（以日本的實情，能否急激重工業化，又中國產業如亦重工業化，則又怎樣辦，那是另一問題。）

然則，中日的經濟提攜，在怎樣的部門上是可能的呢？又，抵觸的部門是在那一方面呢？最後，中日經濟關係最深切的（一）貿易（二）資本投資（三）企業經營三方面的可能性又是怎樣呢？以下，我們就這幾項問題來檢討一下吧。

貿易上所見的中日關係

中日貿易統計上最惹我們注意的，是輸出的激減。請看第一表：

（第一表）中日貿易統計表

（單位一千海關兩。申報年鑑民國二十三年出版）

年 別	輸出(金額)	指 數	輸入(金額)	指 數	總計(金額)	指 數
一九三三年	四三・四三	一〇〇・〇	三〇・二六	一〇〇・〇	七三・一八	一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三五・三三	一九三・五	五〇・八四	一六二・二	八五・一七	一七〇・一

元年	一、〇五、六七	三五、八	一、三五、七六	三三、〇	二、六一、四六	三四、三
二年	九二、三四	二四、八	一、九五、九六	二九、八	二、六七、三四	三四、六
三年	八四、八四	三三、八	一、三九、七五	三九、七	二、二四、五九	三六、二
四年	九九、四七	三五、五	一、四三、四九	三五、四	二、四三、九四	三四、七
五年	四三、六二	二三、一	一、四九、二四	一四、〇	一、四一、八八	一五、四
六年	三三、六五	七、六	六〇、〇七	三三、〇	一、〇三、九五	二三、〇
七年	二三、二五	七、四	五四、〇六	九、九	七六、三九	八、一

(註)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的兩年，依據上海總稅務司署統計科的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鑑。

輸出入貿易，均呈減少，而輸出之減少，尤為顯著。一九三四年的貿易總額指數八一·八，輸入較之且高一〇·一，而輸出較之低一四·四，即六七·四。輸出的最高紀錄，為一九二九年的十億一千五百萬海關兩。一九三〇，三二兩年較之一九二九年雖屬

減少，而二九年以前諸年比較，亦無大減；且較一九二六年爲多。三二年以後突然減少，像三四年是只有二九年的四分之一了。

中國輸出貿易不振的最有力原因，是在英、印、日、美等國通貨價值之因脫離金本位而起的低落。這就輸入之急激萎縮，起於英國停止金本位的（一九三一年以後一事來看。也可明白的吧。此外，銀價的昂騰，東北四省的喪失等，亦是重要的原因。中國白銀之不絕流出，根本原因是在這輸出貿易的萎縮。就中國方面說，要使中日經經攜手依一有無相通的純通商提攜」之原則而發展，其第一個方法，當是與日本合作以打開這輸出貿易的萎縮。

日本對華輸出的好轉

鑑於最近中國貿易中，與日本間之貿易居於極不利的實情之下，中國方面是更感到有攜手合作的必要。試看第二表：一九三四年中國與日英美的貿易，較諸一九三三年，輸入方面，（第二表）英本國的減少率爲最多，竟達百分之一八·八；美國次之爲百分之八·四，日貨輸入的減少率不過百分之三·七。然輸出方面，對美却增三倍強，對英增百分之二，對日反減少百分之十五。

(第二表) 中國對日英美貿易表

輸 出		輸 入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日 本	八一、二三〇	九五、八一〇	(一) 一五%
英 本 國	四九、八一〇	四八、七七〇	(十) 二
美 國	九四、四四〇	二三、一五〇	(十三) 〇八
日 本	一二六、八九〇	一三三、三五〇	(一) 三・七%
英 本 國	一二四、六五〇	一五四、〇四〇	(一) 一八・八
美 國	二七一、七三〇	二九七、四七〇	(一) 八・四

日本的對華貿易，其所以能較英美轉於有利的原因，是在日幣的貶價及去年七月三日中國關稅新率的施行。

原來，中國在中日關稅協定甫告滿期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在保護本國產業及增加稅收的名義之下，實行過含有濃厚排日色彩的關稅新則。

(單位千元)

對上年之比較增減率

其結果：日本對華輸出品的大部分，如互惠品是不消說遭遇了異於一般商品的高稅率，只有人參及沙魚鱈稅率是降低，其外如綿布，海產等竟征以百分之十至六十的稅率，實際上等於禁止輸入，無稅品類的小麥粉亦新設百分之〇·二五金單位的稅率，此外，煤，水泥，人造絲織物，雜貨類亦課以百分之三至十的高率。與另一方面工業原料品，機械類稅率之大體減低或照舊一比較，便知這種新稅率顯然可以說是一種抗日關稅。受民間排貨運動結果已大呈減退的日本對華輸出貿易，至此便益呈衰退。一九三三年的日本對華輸入額，較之一九三一年的三億二千五百萬元；(滿洲在外)還不到半數，即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一九三四年又減到一億二千六百八十九萬元，不過這時已減得很少。但這關稅的修改，徒然一方面使日本的感情惡化，同時中國自身的損失亦是很大，一九三三年的關稅收入，較之一九二一年是大呈減少了。試看第三表：

(第三表)中國海關收入額

(單位百萬元)			
	輸入稅	輸出稅	其他
民國十九年(即一九三〇)	一八六	四二	一三
			合計
			二四三

二十年(一九三二)	二九三	三三	一六	三四四
二十一年(一九三三)	二二八	一九	四四	二九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	二六五	二三	五〇	三三九

這次的關稅的改訂，是由於當時財政部過於躁急，事前連立法院亦不知道，後來經該院的抗議後才加以追認的；滿以為稅率提高，可以增加稅入，那知結果恰恰相反，所以遂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重行改訂，所謂抗日關稅始見緩和。

這第二次的關稅改訂，範圍甚廣，金屬品，鐘錶，毛線，化學製品，棉花，奢侈品，提高了百分之五至二十，致英美的對華輸出，蒙極大打擊（見第三表）；然另一方面日本對華輸出的主要品，如綿布却較舊率降低了百分之五，海產物亦大行降低，砂糖及人造絲雖出乎預期，不見降低，水泥及染料品照舊，然就大體看，這次的改訂是比較有利於日本方面，這是從一九三四年日本對華輸出額對上年的減少率，較之英美極屬少數亦可看得出來的。又這次的稅率改訂，於救濟農村，保護產業的目的上說，亦含有中日經濟調整的意義，故非常值得注意。換言之，中日提攜的氣運，似乎已經在這當兒萌芽起來了的。

獻。

但是，這種現象的變動，都完全是消極方面的，對於中日雙方貿易上並無積極的貢獻。

日本對中國市場的喪失

但就大體看，日本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在中國是失去了非常大的市場。試看說明日本對華貿易變遷的第四表：

(第四表)日本的對華貿易額

年 份	輸 入		輸 出	
	數 額	單 位	數 額	單 位
一九二九年	一五九	(出)一二二	二八一	(出)一〇九
一九三〇年	一一六	(出)一〇九	二二五	(出)一〇九
一九三一年	一〇四	(出)四〇	一四四	(出)四〇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三	(出)三八	一四一	(出)三八
一九三三年	一一三	(入)五	一〇八	(入)五
一九三四年	一一九	(入)二	一一七	(入)二

(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〇年以後，日本的對華貿易，差不多減了一半。即日本在中國失去了一億六千萬餘圓的市場（與一九二九比較）。可是日本由中國的輸入額，一九三〇年以後並無大變動。像一九三四年，比一九三〇年是還增加了一點。因此，日本的對華貿易差額，是激急地惡化了。由一九二九年一億二千二百萬日圓的出超，至一九三三年，竟轉成了五百萬圓的入超，一九三四年的入超雖減少了，但也還保持二百萬元，其原因不消說，是在滿洲事變以來所激成的各種形態的抵制日貨運動。結果，使列強對中國市場的勢力關係發生了急變。試看第五表。

（第五表）中國市場中日英美勢力的變遷

——三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英本國	一一	九	八	一一	一一
香港	二九	一一	一八	五	三
英屬領地	七	八	五	一一	一一
（澳，加，印）					

	英帝國合計	日本	(包含台灣)	美國	(包含巴·菲)	其他	全輸出入額
	四八	二〇	七	二五	二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二八	三〇	二七	二四	二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三一	二八	一七	二四	二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二三	一四	二五	三八	四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二九	九	三三	三三	四〇	一〇〇	一〇〇

(註)一九一三——二八年依據日本外務部通商局出版「英國對華經濟之發展」，一九三二——三年依據日本改造社出版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一九三四年上半年中中國對各國的輸出入額，則如第六表：

(第六表)中國對各國的輸出入額——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單位千元)

	輸出	比率	輸入	比率	總計	比率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美國	三、九二	一九·六	一六、六九	二六·六	二〇、六二〇	二五·四

其他	意國	法國	暹羅	朝鮮	法印	蘇聯	澳洲	荷印	印度	德國	香港	英國	日本
四、五七	二、二四〇	九、七〇七	二、二九六	二、二九六	一、八五一	四、二六	六、五	三、三五	三、四〇一	〇、三六	五、六七	三、三三	四、五九
一七・三	〇・八三	三・六三	〇・八二	二・六	〇・九	一・五	〇・四	一・五	四・六	三・八	一九・三	八・三	一五・八二
八五、三四六	七、四三	一一、四〇〇	六、七三	一一、〇八九	三、七四	六、八五〇	六、一四	五、一〇五	三〇、三九	四、〇六	一四、六四	六、〇八四	六、三九
一四・八	一・三	二・〇	三・五	〇・九	四・六	一・九	一・〇	六・八	五・五	八・七	二・五	一〇・四	二〇・五
一三、八七	九、六三	三、一七	二〇、九〇	六、九六	二、五五	二〇、九	六、五九	三、四	四、六	五、二六	三、五	八、四	一〇、一八
一五・四	一・四	二・五	二・四	〇・八	三・九	一・三	〇・八	四・五	五・〇	六・九	七・九	九・七	三・四

合計 186,780 100.00 550,331 100.00 650,001 100.00

(註)依據中國經濟月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號

看了第五，第六兩表，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在一九一三年不過佔中國對外貿易百分之七，遠不及英日的佔優勢，但至一九三二年已經超過英日，至一九三四年更獲得了中國對外貿易百分之二五·四六，居然佔了第一位，英本國及其屬領之對華進出，亦頗值得注目。不過就英帝國全體看，一九一三年以後已呈衰退，這是由於香港貿易大大萎縮所致。

而日本對華貿易，却急激凋落。一九二六年猶佔着較英帝國全體為多的第一位，然至一九三三年即連英國一國也趕不上，而降於第三位了。一九三四年雖因日幣價格的低落及抗日關稅的緩和而越過英本國，回復於第二位，但與往昔比較，是依然表示衰退。

增進中日貿易之道

講到中日經濟提攜，在日本方面，是無論誰都認它的重心，是應該放在挽回過去因抵制日貨運動而喪失的二億日圓的貿易。如果這是能夠挽回的，那末我們應該注意目下存着兩大障礙：

其一，是因排貨運動而喪失的日本既往的市場，業已轉歸英美之手；而且中國的貿易絕對額正在逐年減少。日本如果要恢復舊有市場，不得不把英美的既成勢力驅逐出去。這顯然是非常困難的事。不但從政治上看是極困難，即就經濟上看，美國對華輸出的重心是煤油等日本所缺乏的東西，以及機械器具等重工業品，而日本則是以綿紗綿布等輕工業乃至粗工業為中心的國家，以這樣的國家，要與英美作有力的競爭，顯然不是容易的事。在綿紗綿布方面，也許還有可與英國競爭的餘地，然英國最近也已在努力把對華貿易置重心於重工業上。

於是，剩下來的的方法，便不出這三種：（一）日本自身造成重工業國；（二）予中國以新的經濟借款，藉以造成其購買力；（三）採用物物交換制，日本向中國多多購買商品，同時對中國增加輸出，然而第（一）種，日本要一變而成爲重工業國，是困難的；第（二）種，予中國以新的經濟借款。徵諸過去的例，不能保證它不適用於政治的方面，縱使使用於經濟的方面，也不能斷定它是否用於購買日本商品。又，如果因這借款而使中國與日本抵觸的產業振興起來，那就不啻自討苦吃。更從常識上看，過去鉅額的對華借款尙在未整理之中，難道還應出以新的借款嗎？（日本外務部之放棄對華借款說，那是理屬

當然的吧)最後第(三)種的採用物物交換制以振興貿易，雖屬最無困難，然在實行上亦不無相當的問題，不能使我們抱很大的期待。

試就日本應向中國購買什麼商品，中國又應從日本輸入些什麼的問題來攷察一下吧。這裏，有先看一看中國重要輸出入品統計的必要。

(第七表)中國對外貿易重要輸出入品統計

(單位百萬元)

輸入品別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總額	一〇七九四	一〇三四五
米	九八	一五三
小麥粉	五二	一一七
砂糖	一四八	四二
魚類等	三九	二三
煙草	九三	三〇
油脂類	一四七	一六七

木材	三七	四九
煤	三五	二三
紙原料	四五	二三
金屬及鑛物	一〇一	九七
棉花	一〇二	一〇〇
棉製品綿紗綿織物	二八四	六九
羊毛毛織物	五五	三四
金屬製品	八七	七四
機械機具	五六	四三
船車	二一	三六
輸出品別		
總額	一・四八九	六一一
生絲及絲織品	二八二	九三
織物類(絲織品除外)	九六	一四一

動物及其製品	一一三	三五
家禽及卵	七一	四二
油脂類	六一	三七
茶	五八	三四
穀類	五五	一八
棉花	五三	三四
皮革	四九	三一
金屬，鑛，金屬製品	四五	三二
種子	四四	三二
煤	四三	五
紙煙	三八	六

由上表看來，中國輸出減退之主要者，爲生絲，絲織物，動物及其製品，家禽及卵等，除織物類外，幾包括重要輸出品之全體。此等商品中，日本所要買的，是棉花，金屬，鑛物等，其他差不多大部分是和日本及「滿洲」的對外輸出相同。而中國此等商品

輸出減退的最大原因，是在日幣的低落，因為日幣低落是蠶食了中國商品的市場。

其次，日本對華貿易品之主要者，如第八表：

(第八表)日本對華貿易主要商品一覽表

(單位一百萬日圓)

輸出品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精糖	六	六	二
水產	四	二	二
粗布	六	六	五
漂白布	六	五	四
其他布類	六	一八	二九
毛織物	二	一	〇・四
紙類	六	四	五
煤	二	四	三
陶磁器	一	〇・九	〇・五

玻璃製品	一	一	〇・八
鐵	四	二	一
黃銅	一	〇・九	〇・四
鐵製品	二	一	一
橡皮車胎	一	一	一
機械及其零件	九	四	三
木材	二	二	二
輸入品			
豆類	二	二	二
製油原料	一	九	六
牛肉	五	三	二
皮類	五	四	二
綿實及彈綿	一	二	一
其他植物纖維	〇	六	五

煤	六	四	二
礦物	六	四	四
錫	二	一	〇・九
麵類	八	六	五
油糟	六	五	三

就上表看，日本方面的對華輸出品，以綿織物，紙類等輕工業佔大部分；由中國輸入者，則以製油原料，棉花，其他植物纖維，煤，鑛，錫等原料品最居重要。不消說，日本對華貿易所佔日本對外總貿易重要性，就數量看，雖因『滿洲』的獨立(?)而由一九三〇年、百分之十三，減為一九三三年的百分六・三，一九三四年亦只佔百分之七。二；然就貿易的內容看，則日本仰給於中國的原料品實甚多，而且對華輸出方面，與目下正在發展中的中國輕工業相抵觸的商品很佔多數。故日本在經濟上依賴於中國的程度，較中國有賴於日本為強。如果實行物物交換制的通商，中國方面當比較處於有利的地位。從貿易所表現的極表面的數字及事實看，也可以知道實行物物交換制後，勢將發生上述的矛盾。更就最近中國產業的情勢及日本在華企業的活動狀況考察時，便愈可明確

地知道：今後的日本貿易要像從前一樣在中國領土上擴張其市場，是如何地困難吧。

日人在華企業的活躍狀況

日本的對華貿易，近來稍見恢復，在中國對外總貿易上所佔的地位，已由第三位進於第二位了。然而就是實行物物交換制。也不容易回到昔日所佔的第一位。其理由，除前述的情形之外，還潛伏着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若日本對華貿易增加其活潑的程度，則日人的在華企業活動將受威脅。

專就貿易的數字看，也可知道日本的對華經濟活動，已呈甚可悲觀的狀態。日本的對華貿易，已蒙中國排貨運動的打擊，是事實。然而這打擊。藉「滿洲國」之獨立（？）及在日人的企業活動而獲得相當的緩和，亦是事實。日人的在華企業。不消說，是為免除排貨運動的影響而發達起來的，但這似乎也成了使日本對華輸出貿易萎縮的一個原因。

日人的在華企業活動，當中國於一九三一年捲入於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以後。遂成了顯著的發展。不但日本的在華企業，即英美的亦大有發展，不過日本的是特別旺盛吧了。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九日的 *Manchest. Gardon* 報以『日本綿紡織工廠的沸騰』一標題刊載於報端，與這大略同時，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亦曾刊登「針織物類，瑣瑣製品，橡皮製品。鋁製品等各製造工廠，多由上海的大阪商人開始營業；還有其他許多企業，正由大阪轉移於上海。」的消息。據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Commercereports* 稱：「上海及香港的工廠數漸次增加。外國工業家雖躊躇於大計劃的實現，而對於自己們的工廠在中國開始分廠一事則甚注意」；（美國駐華商務官的報告）同時又稱：「以上海為主，外人經營的企業數日見增加」。在青島亦有同樣的現象，這是山東省的工業中心地；日本的「東亞」雜誌。一九三五年二月號所載梗倍格氏的論文說：「日本資本實行大投資的結果，工業的發展正在積極地進行」；「使英國的企業家在香港開發工業呵！又，如生產物的大部是以中國市場為目標，那末使英國的企業家在中國國內開設分廠啊！……駐華英國商務官建議說：『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商品生產，在中國領土內經營之，若關於經營的諸條件，能有充分確實的保障，那末無疑是最經濟的方法』，這建議也正在實踐着」。

關於日本資本的活躍，據大阪每日新聞稱：「日人經營的小資本已着着在中國開設

起來。此等企業的大半，雖只有極微薄的資本，然其交易的數額，却已大大過了資本的範圍。此種企業，大多數係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及青島開設，天津於同年亦新生了日人的小規模工商業。一九三一年初以來，日人共在天津創辦了十四個工廠。此等工廠，從事橡皮製品，肥皂，煤油爐。松脂製品，啤酒，清涼飲料，化妝品等的製造。其資本，總計約三十萬圓光景。在青島則十五萬元的同類企業十八所，並開設了資本三十萬圓的紙菸工廠，及資本十萬圓的氈帽工廠。

外人企業，尤其是日人中小企業，其所以能在中國如是奔騰的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 一，中國捲入於世界恐慌的漩渦以後，國內農業及工業原料品價格急激低落，工資亦大大減低，工作時間的延長及工作的緊張化均被強化。
 - 二，當時因銀價低廉，由外國向中國施行商品輸出，極為不利。
 - 三，為避免抗日關稅，抗日新工廠法等排貨政策的牽制計劃。
- 日人在華企業中佔着首位的紡織業，即在排貨運動最激烈的一九三一——三二年，也依然不受拘束地繼續發展着，試看第九表：

(第九表) 在華紡織業發展狀況

(單位一千紡錘)

年 份	所屬國別			
	合 計	華 廠	日 廠	英 廠
一九二八年	三、八五〇	二、一八二	一、五一五	一五三
三〇年	四、二二四	三、三九六	一、六七五	一五三
三一年	四、四四四	二、四五四	一、八二一	一六九
三二年	四、六九七	二、五七八	一、九四八	一七一
三三年	五、〇二〇	二、七七三	二、〇六四	一八三
一九二八至三三年間的增加	一、一七〇	五九一	五四八	三〇

(註) 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

實際上，日人在華紡織業的紡錘數，據說不止二百〇六萬四千，而有三百三十五萬一千。因華人所發表之數字，在日本及英國資本管轄下的部分並未算入。(詳見東亞本

年二月號櫻氏論文第六〇頁)

總之，日本的在華企業，是與抵貨運動成反比例地發展着。

(第十表) 日本的對華投資——一九三二年上期爲止

(單位一千日圓)

(一) 華北投資額	七三三、四四〇
(A) 借款方式的投資額	六九五、五九八
(a) 對中央政府借款	六三三、四五六
(b) 對地方政府借款	五、四二八
(1) 山東省	五、三二〇
(2) 直隸省	一〇八
(c) 對個人借款	五六、七一四
(1) 直隸省	四三、六七一
(2) 山東省	七、九〇八
(3) 山西省	一、一〇六

(4) 河南省

四、〇二九

(B) 團體企業的投資額

三七、八四一

(C) 個人企業的投資額

不明

日本對中國本部投資佔主要位置的為華南。其大要如左：

(單位千日圓)

(一) 華南投資額

三九三、四〇六

(A) 借款方式的投資額

一二六、四一一

(a) 對中央政府借款(此部分包含於對華北投資額同項中)

(b) 對地方政府借款

二三、三〇五

(i) 廣東省

七、八二〇

(2) 福建省

一一、二七五

(3) 江西省

九一三

(4) 江蘇省

一九三

(5) 湖南省

二、〇〇五

(6) 四川省

九九

(c) 對個人借款

一〇三、〇一六

(1) 江蘇省

二八、三七六

(2) 安徽省

四、五五六

(3) 浙江省

五〇二

(4) 湖北省

一七、六三四

(5) 江西省

四七、九四二

(6) 湖南省

一、二九一

(7) 廣東省

二、一二四

(8) 四川省

五九一

(B) 團體企業的投資額

二六六、九九五

(1) 紡織工業

一八〇、一七〇

(甲) 棉紡織

一七九、三三〇

(乙) 其他紡織

八五一

(2) 鐵工及機械製造業	九〇一
(3) 皮革工業	六・三八〇
(4) 化學工業	一・二七六
(5) 玻璃工業	二一
(6) 橡皮工業	二五五
(7) 熱水瓶工業	一一〇
(8) 雜貨工業	一八六
(9) 磚瓦工業	七〇
(10) 釀造業	三一
(11) 罐頭食品製造業	一〇
(12) 漁業	七三
(13) 信託業	四二五
(14) 倉庫業	一・四二九
(15) 銀行業	四八・五六一

(16) 印刷業	三・五〇〇
(17) 製糖業	一・〇一〇
(18) 製絲業	四二九
(19) 運輸業	一・〇〇〇
(20) 土地投資	六・三七三
(21) 建築投資	四・七八四
(C) 個人企業的投資額	不明
(三) 中國本部投資總額	一、一二六・八四六
(個人投資在外)	
內：借款投資	八二二・〇〇九
企業投資	三〇四・八三七

註(1) 本調查爲一九二九年爲止的數目。根據世界經濟情勢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號所載日資源局加藤一雄氏之調查。

註(2) 依一九三五年版中國經濟年報所推測：日本對中國本部之投資總額爲九億八千

八百六十萬日圓（內事業投資七億二千四百六十九萬日圓，政府借款二億五千三百八十八萬日圓）

註（3）加藤氏所調查的日本對滿投資額，爲十四億七千一百八十三萬日圓（內借款投資二億三千二百〇六萬三千日圓，個人借款投資九百四十二萬一千日圓，團體企業投資十一億三千五百三十五萬四千日圓）。依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三五年出版）推測，則日本對滿投資爲十二億八千五百二十四萬日圓（內事業投資十億零零九十七萬日圓，政府借款一億八千四百二十七萬日圓）。

一方面日人在華的企業有如上所述活躍，同時中國本國企業的發展，亦大大值得注目。中國本國企業可以說正在對外人在華企業作激烈的競爭，其發展實不可漠視。

美國駐華商務官安諾爾特氏說：「在購用國貨和抵制日貨的口號之下，佐以政府的生產獎勵及輸入稅的提高，已給與中國民族產業的發展上以某程度的好影響」。沙爾特氏也說：「中國經濟在盲目恐慌的窘境之下，也有某一部分的例外。這便是具備小規模企業形態，而包含很大範圍的輕工業的發達。不問內外的障礙怎樣，這一方面的進步，就是在不景氣時代，也依然繼續着」。

中國人經營的紡織生產設備，其發展的情勢已如第九表所載。這也是使中國不多買英日綿布的有力原因。日本及英國的對華綿布輸出，其激減的情勢，有如第十一表：

(第十一表) 中國的綿布輸入量

年 次	(單位一百萬碼)		
	由日本輸入	由英國輸入	兩國合計
一九二九年	六八〇	一八八	八六八
一九三〇年	五九九	七〇	六六九
一九三一年	三四一	九二	四三三
一九三二年	三一四	一二五	四三九
一九三三年	三二〇	五二	三七二

一方面綿布的輸入，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驟減五億碼之多；他方面中國自身的綿紡織業，有如次表所示的發展：

(第十二表) 中國紡織業發展狀況

年 次 總 錘 數 棉花消費 織 機 數 綿 紗 綿 布
 生 產 量

年 次	總 錘 數 (千錘)	棉花消費 量(千包)	織 機 數 (架)	綿 紗 (千包)	綿 布 (千匹)
一九二九年	三、八九七	二、一〇六	二五、八一八	二、二〇三	一四、六五八
一九三〇年	三、〇〇〇	二、三八四	二九、二二二	二、三五六	一四、七七九
一九三一年	四、二二八	二、三六三	三一、九五二	二、三八〇	一六、一八〇
一九三二年	四、五一七	二、三九〇	三六、五〇三	二、二八四	二〇、二三四
一九三三年	四、六四〇	二、四四〇	三九、五六四	二、三三二	二〇、一二二

使綿布輸入激減的原因，雖然不獨在中國自身工廠的發達，外人在華工廠的發達亦很有力，但中國本國工廠的發達，總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中國民族工業的發達，不獨在紡織方面表現着，在一切產業部分亦同樣有使輸入激減的現象：如針織物類，化粧品，肥皂，橡皮製品，帽子，琺瑯製品，玻璃製品，陶磁器，顏料，墨水，鉛筆，紙類，紙菸，火柴，簡單的機器及機零件，電燈，無線電發聲機等部門便是最顯著者。此等產業，顯然都是日本的主要產業；此等製造品，亦為日本對華輸出的主要物品。

所以，要採用借款方式或物物交換制以謀中國產業的發展，從上述一點看來，未免

要發生種種難題。

第一，日本若對上述正在發展着的中國工業，在中日經濟提攜的基礎上援助之，則中國工業愈發展，日本對華輸出即愈受威脅。將波及日本對華輸出品目的全面，引起與綿布輸出同樣的結果。而且日本對中國是無論如何不能不購買原料品，這樣，便要使日本對華的貿易差額起惡化。

第二，中國工業果因日本的援助而大大發展，則日人在中國本部前此已經達到顯著發展的企業，必蒙其壓迫。

第三，即使中國的排貨運動終止，日貨得駸駸然而輸入，這也不能和在抗日關稅及排貨運動存在時已經達到發展的在華日僑中小企業競爭。這顯然是一矛盾。所以，對於中日經濟提攜一事，雖然希望日本產業藉此而重新開闢大市場，但因爲實際上日本的生產力已經充分伸入中國本部，即使中日提攜實現，亦無重新開闢足以刺戟日本生產力的大市場之可能了。日本對華輸出雖減少，而此等商品已經移至中國領土製造。故若日人在華企業維持着現下的狀況，日本對華輸出無法增加，則所謂中日提攜，除了借一點款項給中國，或進而驅逐英美商品之外，別無他途。

這樣看來，雖說是中日貿易調整，或採用物物交換制，而實行起來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援助中國產業的發展，也完全是「自討苦吃」之舉。這情形，中國人自身似甚瞭然。故日本實業家急急乎作對華投資的決議時，中國方面反引為可異。中國的有識者很明瞭此次的所謂中日提攜離真正的經濟提攜實甚遼遠；故對於日本實業界的過於性急，感到驚異。縱使經濟提攜實現，日本商品的對華進出，也不會有好大的希望。至多不過對中國予以鐵道，鑛業，棉植等的經濟借款而已吧？總之，現在的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在政治上去解釋，是比較適當。

日本對華借款的現狀

講到對華借款，自去年四月的南昌會議以來，屢經談商整理，但大部分均未具體解決，當此中日提攜的政治諒解尚未成熟的今日，提出新借款問題，似還太早。茲把對華借款整理問題的現狀，簡單說明一下，以供參考。

對華借款整理問題，自去年四月的南昌會議，經蔣介石，汪兆銘，黃郛三氏於通車，通郵，關稅等對滿問題外一致提出這多年未解決的問題為議題後，日本對華借款團幹事東亞興業銀行外務理事內田勝司氏亦來華，有吉公使並對這問題正式向國民政府開始

折衝，故最近這已成爲具體的問題了。

中國方面則恢復一九三一年的內外債整理委員會，任命財政部長孔祥熙充委員長（舊委員長爲宋子文氏），從來不承認的西原借款亦加入爲整理的對象，大體已表示了誠意。經日本債權團代表內田氏，駐華公使有吉氏，南京日總領事須磨氏等與中國官民折衝的結果，關於東亞興業銀行的平綏路借款六百萬日圓成立了暫行整理方案，現已依據這方案實行支付了一部分的利息。因此，日本對華借款的整理問題便現出一大曙光，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不消說，比之從來的停頓狀態，這已是非常地可慶了，國民政府既已披露了誠意，如能乘此中日親善轉向的機會，對借款整理致以更大的努力，則中日國交的收穫當更大。但是這要看以後情勢的變化如何了。至少現在爲止，日本對華借款共約十億日圓之中，不過成立了六百萬圓的暫行整理方案；而且現在所償還的，不過鐵道部所轄膠濟路六分利國庫證券四千萬日圓的利息一年二百四十萬日圓，其他是全部都在擱淺中。

最後，我把日本對華借款的類別（第十三表），及主要借款（第十四表）列表於左，以供參攷：

(第十三表) 日本對華借款分類表

(單位一千日圓)

一般財政借款	一四二、三四五
鐵道借款	一六四、二一九
交道借款	七五、六〇九
軍事借款	一〇二、五五九
實業借款	二四五、〇九〇
其他借款	六四六
合計	七三〇、四六八

註(1)以上爲一九二八年底爲止之數額。根據正金銀行小田切萬壽之助之調查。

(2)依最近日本政府及民間的推測。現在爲止之對華借款，項目約百項，未償還者七十餘項，本金約三億日圓，母利合計約九億日圓云。但這還是節約的估計，如再加上利息滯付的利息，當不患超出十億日圓。

(第十四表) 日本對華主要借款一覽表(單位一千日圓)

借 款 名	金 額	債 務 者	債 權 者
青島公產鹽業債價目	一四、〇〇〇	財政部	日本政府
金 庫 券			
償還內外短期八分公債 (九六公債)	三九、〇六八	同上	十四銀行會社
平漢路五分利借款	一〇、〇〇〇	鐵道部	日本政府
膠濟路六分利國債證券	四〇、〇〇〇	同上	同上
△高徐濟順鐵道預付金	二〇、〇〇〇	同上	三銀行
△交通銀行第二次借款	二〇、〇〇〇	交通銀行	全 上
△有線電報借款	二〇、〇〇〇	交通部	中華匯業銀行
△吉會路預付金	一〇、〇〇〇	鐵道部	三銀行
△吉黑森林金鑛借款	三〇、〇〇〇	中國政府	中華匯業銀行
△參戰借款	二〇、〇〇〇	全 上	三銀行
滿蒙四鐵道借款預借	二〇、〇〇〇	交通部	全 上

電話借款	一〇、〇〇〇	全上	中日興業銀行
有線電報擴充借款	一五、〇〇〇	全上	東亞興業銀行
南滿鐵道借款	一〇、〇〇〇	交通部鐵路局	全上
平綏路借款	六、〇〇〇	中國政府	全上
漢冶萍借款	三四、一五三	全上	正金銀行
山東庫券	五四、〇〇〇	漢冶萍煤鐵公司	日本政府

(註) 上有△號者為西原借款。所謂三銀行為興業，朝鮮，台灣三行。

(二) 中日提攜之前程

(二月廿日東京讀賣新聞)

中國當局曾經說過：「中日兩國的提攜，不僅為東亞之大局計，且自世界的大局視之，亦屬必要。」這種當然的事，能夠率直地表明出來，實在是中國的一大進步。其所以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們且不必去論他。現在既然已經到達了這種結論，且將向前再進一步的時候，在負有東亞和平之巨大責任的日本看來，實是愉快已極的事。

中日提攜，若不發展到兩國間之經濟的提攜，將變成毫無意義的舉動，這是不必說

的。可是到達這一點的過程中，自有一定的程序。即首先須恢復國交的常態，國民政府應放棄歷來的革命外交，同時將廿年來培植的排日思想着手使其絕滅。倘然爲了依賴歐美傳統政策發生破綻而改變爲親日政策的話，這依然是脫離不了投機主義，而與道義的觀念，根本大相背馳的了。

如果真的從世界的大局覺醒而後想向中日共存共榮的大道前進的話，經濟提攜，自是其必然發生的結果。中國斷不能不顧日本而獨自生存，這是事實所昭垂的。國聯的優柔無力，促進了歐美派的沒落，這事實之能早日呈現于吾人之前，實亦中國政府自身之大幸。

中日間的貿易關係，現在輸出入均爲年額一億二千萬圓左右。此中頗有改善之餘地。最近中國政府投資百萬圓，樹立栽棉三年計劃，據說更將續施行或廣大的六年計劃。單從這棉花改良生產上看來，將來亦大有與日本經濟提攜的必要。一面商借歐美資本，格外感到困難的中國，爲了開闢國內起見，須要日本助力之處，亦復不少。自鐵路、公路、港灣之修築，以至農業之改良，在中國立場看起來，實以仰求日本。中國倘翻然悔悟改變爲親日態度，日本亦當然不惜假以一臂之力聲明之處。但是中國方面多年養成排日思想，實應加以根本的掃除，不會有結果的。

(完)



日本政治制度

劉莊著

——日本研究會叢書之一——

此書於明治維新前後變法之經過，與近代憲法之創制，及議會內閣元老，樞密院之組織，詳述無遺，言簡意賅，堪稱佳構，而於軍部之權勢，尤三至意，允為今日研究日本政治者之唯一參考書。

——定價六角——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三十三號
日本研究會
代售處 各大書坊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劉百武
周伊

出版者

日本評論社
南京將軍巷33號
電話三一六三

發行者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電話二四六六

總批發者
印刷者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南京中山公記印書館
本期零售二角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一角	一分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二元	四分
預定全年	二十四冊	二元	八角
訂閱須知	二、郵票代現九折。	四角	八角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465
721017

文 化 批

第二卷第六期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日出版
經濟研究

列強貨幣戰與吾國金融 危機.....郭德明	銀價升漲與中國經濟：劉仰之	復興中國經濟之根本要 圖.....鄧白突	轉形期中國經濟之特質金海如	歷史研究 中國古代貿易之發展及 都市之起源.....劉興唐	社會研究 伊犁社會概况.....魏建猷譯	文藝理論 論近代法國幽默文學.....米勸著	為藝術而藝術.....張華芳	小說詩選 新生.....雨田女士	輕烟.....符	祝.....符	農家.....符	愛情.....符
--------------------------	---------------	-------------------------	------------------------	-------------------------------------	-------------------------	---------------------------	----------------	---------------------	----------	---------	----------	----------

社址：北平西單前門外三號

新 亞 細 亞 月 刊

第九卷第四期要目

插圖七幅	西康圖經（地文篇續）.....任乃強	新蘇秘密協定之檢討.....彭容	從歡迎黃慕松專使說到解 決西藏問題.....陳尊泉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史.....華企雲	蒙古人之特質.....吳小言	東北移民的末路.....胡鳴龍	開發墾殖實業計劃.....陳猷榮	明代之邊患.....張薩庚	俄屬的北半庫頁島.....余文若譯	荷印經濟政策與華僑.....余受之	土耳其的革新運動.....蔣贊	遠東考察報告書.....英國經濟 考察團	幸國文稿.....戴季陶	西北巡禮（續）.....魏崇陽	西康噴噴雪山調查記.....魏大鳴 古振今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樹華軒	會務概要.....新亞細亞學會
------	--------------------	------------------	------------------------------	-------------------	----------------	-----------------	------------------	---------------	-------------------	-------------------	-----------------	-------------------------	--------------	-----------------	--------------------------	--------------------	-----------------

總發行所：南京路一十號
定價：每冊二角，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歡迎訂閱